

■流年碎影

那年的录取通知书

何新年

中考之后,热浪一天天袭来,我家门前的老杏树上,知了很不耐烦地叫着,嗓门似乎一天比一天大。村子里的人不断地问我:你能上中专吗?初谙世事的我也明白,中考一旦有闪失,我将永远失去继续读书的机会,因为如果上不了中专,读高中的话,家里实在供不起,父亲早逝,母亲体弱,我有可能成为生产队里最年轻的劳力。

忙完“双抢”,生产队开始组织劳力“送粮”(交公粮),这时距离中考结束差不多有二十来天了。一大早,我挑着稻谷,加入了“送粮”的队伍。到镇上粮站交完粮后,生产队长提议到公社打听一下我的中考成绩,大伙随即涌进了公社办公楼。“考得还不错,等着初选通知吧!”一位姓史的文教干事操着浓重的石牌方言,笑眯眯地说。“送粮”的大人们开始兴奋地谈论、感慨着。夹在人群里的我,心里像是蹦跶着一只兔子。

初选是当时招录工作的第一次筛选,入围初选的考生能否被录取中专仍是个未知数,我的考试总分仅超出初选分数线十多分,我的心一直悬着。

老杏树上的知了仍在不停地扯着嗓子,田野里刚栽插下的秧苗在太阳的炙烤下无精打采。按照初选要求,我参加完体检、志愿填报后,全家再次陷入了一场苦苦的等待。随后的日子,奶奶痴痴地逢人便问,希望得到她想要的答案;不知多少回,我傻傻地站在路边,巴望邮递员随着那清脆的自行车铃声,给我送来莫大的惊喜……

暑假熬过了一大半,秋风才开始缓缓吹进小山冲,田野里的秧苗挺直了腰杆,田野里泛起了绿波。秋阳里,我家地里的南瓜也都成熟了,一个个圆滚滚的,有的躲在藤叶下,有的躺在地坝上。一连几天,姐姐和我用箩筐将摘下来的南瓜抬回家,那是我们全家秋季的一半口粮。摘完南瓜的当天下午,听人说这些天大队部里收到了不少信件。我的录取通知书会不会躺在里面?我越想越来劲,兴冲冲地一路

小跑赶到了大队部,结果还是失望了。

转眼迎来了秋季开学,十里八乡某某考生被大学或中专录取的消息不时传来,那些人即将启程上学了,我的心绷得更紧。这个秋天,我仿佛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。看着同班一些同学或弃学务农,或拜师学手艺,或重新背起书包进入复读的课堂,我陷入了迷茫。

新学年开学已经十多天了,还是没等来属于我的那份惊喜。一天,吃完早饭,奶奶叫我上街去买盐。翻过一处山岭,再走两里路就到了街上。买了盐,我若无其事地往北街走走逛逛,然后拐进街道一巷口准备回家。咦,那不是镇上的邮电所吗?房子好像是新建的,门前至少有十级水泥台阶,听人说这里就是整个公社收发邮件的地方,还可以发电报。顺道去问问吧,说不定有我的录取通知书呢。

走进营业间,发现柜台前挤满了人,听着他们的话,才知道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是来查询通知书的。其中一位面庞黝黑、嗓音沙哑的中年人大声嚷着,儿子的录取通知书到现在还没踪影,他已经跑三趟了。“不要急,我来打开今天到的包裹”。被呼作汪所长的小伙子麻利地取出包裹里的一叠信件,然后扯开嗓门,一个个喊出中榜考生的名字及其被录取的学校,每喊一个,人群里都有一声爽朗的应答。突然,汪所长的嘴里蹦出了我的名字,那一瞬间,我愣住了!直到他喊第二遍,站在人群后面的我,才开始回应。

那天是1979年9月12日。那年,我15岁。



大暑(版画) 刘晓宇 作

窗外惨淡的月光,幽幽地想,我可不能死去啊!上有父母未能尽孝,下有小女尚未成人。想着想着,竟至落下泪来。第二天清早,母亲打来电话(母亲很少在清早给我打电话),大意是说昨夜辗转反侧,老是睡不着,然后又问我们身体咋样,是否遇到了难事。我隐瞒了感冒牙疼的事实,只说一切都好。母亲没有多问,将信将疑好久才挂电话。

妻说,母子连心啊。是啊。连心,就是灵魂相通啊。

有个老哥,经常在我回家两三分种后打来电话。“在家吧?”“嗯,刚到家……”

这样的询问和回答很奇妙,因为他总会那样问,而我都是那样答。我不止一次地调侃他,是否在我身上装了定位的仪器。他说,说明我的灵魂和你的灵魂是相通的,而且它们从不撒谎。这一观点我也认可,我不大会撒谎,他也不会。这大概也是我们心心相通的原因吧。

转眼过了半生,望望远处的山、近处的楼,白云苍狗,一切都是过眼烟云。山上的树老了,然后枯死;楼前的花开了,又谢了。我的灵魂终究也会在某一天离开我的躯体。无论有多忙碌,我还想等等我的灵魂,珍惜每一天,不负自己。

■生命履痕

饿着肚子去“双抢”

方再能

农历小暑前后,“双抢”开始了,直到8月上旬立秋,前后40多天里,农民们要与高温酷暑较量。小到七八岁,老至六七十岁的人,无论男女,都是生产队战“双抢”的有生力量。队长分工时,也会因人而异,量事而行,比方将脱粒干净的稻草挑到河滩、河埂上晾晒,或者将做沤肥的青草分撒到犁耙过的田里,再将其一脚脚地给踩进泥巴里等轻农活,都分派给体弱的老人或放牛娃去做。

那段时日,老屋顶上,从早上麻麻亮到天黑,割稻脱谷的、犁田打耙的、拔秧栽秧的,人声鼎沸、热火朝天。真是“男女老少(包括放暑假在家的中小学生)齐上阵,家家户户无闲人”。每收割完一块田的稻子,跟着就是犁、耙、耖、打列车(又叫打浑水),剩下栽秧的事就是我们半大孩子的了,早上还是满田金黄稻谷的田块,到晚就变成一块绿油油、行行笔直的秧苗。

一个多月里,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打突击(加班),我是场场都在,久而久之,百炼成钢。从少年到青年,我历经七八个“双抢”,竟然都没有头疼脑热过一回,也没尝到过“中暑”是啥滋味。每日里早上天还没亮,就被队长催工的哨声催到田里拔秧,早上虽然凉快些,但蚂蟥猖獗,有时竟然有七八条蚂蟥同时爬上我的双脚,对付蚂蟥也没有好办法,如果用两指头去拉扯,多半是徒劳,只有用巴掌拍打,一早上两三个小时下来,两腿都被拍打红肿了,我的血小板偏低,两脚踹进水里时没啥感觉,但回到田埂上时,被蚂蟥咬过的伤口形成多条如同蚯蚓状红色血流,顺着腿肚子弯弯扭扭,涓涓而下……

白天插秧,因为田水浅,蚂蟥虽然少很多,但弓着身子插秧,背上有烈日暴晒,脚下是四五十度的泥水,上晒、下泡、头顶熏蒸,脸上的汗水没空揩擦,只得任其顺着下巴不断滴落进水田里、滴在手臂上,身上的裤褂整天都湿的,尤其是上身的褂子,得不时的脱下来拧一把,遇有清水的地方,放水里搓几把再拧干。

午饭期间本可以多休息一会,可山区暴雨特多,每遇暴风雨来临,全队男女老少自发地齐奔生产队晒谷场“抢雨”,那场景如同救火,有人用木铲铲稻子,有人用大扫帚扫稻子,有的拖稻草,有人用稻草盖稻堆,三四亩大的晒场上的稻谷仅几分钟就被拢堆、盖好,全队几十号人忙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为抢时节,队长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,全队的人每晚必须突击拔秧到十点多方能歇工。晚上拔秧,除了挨蚂蟥叮咬外,还有蜂拥而至的大麻蚊子与“嗡嗡”来袭的牛苍蝇,打没法打,防没法防,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被折磨得奇痒难耐……秧拔好了,还得装筐,社员们从名叫“小豁营滩”的小山冲里,打着赤脚挑着一担秧苗,在黑灯瞎火中走两三里砂石路。为了不让秧苗堆放受压,挑回来的秧苗还得一一摊放到穿村而过的水渠里,次日一早再又一装筐送到田畈上,开始新一天的劳作。

“双抢”时节,苦和累不说,还要忍受每日三餐吃不饱的饥饿。那时我就常想,要是能吃饱肚子搞双抢该有多好!

■奇思妙想

灵魂相通

叶明山

坐高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,出车厢门,总会愣怔几十秒,人木木的,似乎在等待什么。后来想,可能是灵魂没有跟上高铁的速度,我才会一时恍惚。而回家则不然,出了车厢门,就会一溜烟,灵魂熟门熟路,已先我回到家中。

那天去某单位拜访一位从未谋面的领导。领导从椅子上站起来,笑眯眯地伸出手。这温暖的一握,让我突然感觉他似是我的叔叔。随后与他的交谈如沐春风。我虽未曾说出“你很像我的叔叔”这句有拍马屁嫌疑的话,但深信我的灵魂和他的灵魂已经说过了,一个人的灵魂与另一个人的灵魂如果相通,顾忌与拘束肯定会少一些,交流也更随意、顺畅一些。

去年的某个冬日,感冒、咳嗽加牙疼袭击了我虚弱的躯体,我躺在床上有种将要死去的感觉。望着

